

道常無名。(三十二章)

無代表否定，否定心知情識，然後見素抱樸、少私寡欲便成為聖人的修持之道，也是政治存在的功能。

道之六義，則便是聖人人格修持的境界。道之第五義、第六義，開發的是聖人的少私寡欲。老子的人治之治，也惟有寄寓於聖人人性的清純，並配合人性的自由意志之努力，才有可能臻至清淨無為的道治世界。五、六義，只是第四義的延伸。

五、結論

周文的疲弊，導致人性的沈淪；但又何嘗不是人性的墮落，驅使周文的腐化。流變陷溺的人性，要思忖不變安身立命之道，便形成了老子道的論述。道如何安寧貞定呢？自然是要掃除人性腐化所糾結的周文典章制度了。周文成了心知情識的建構，而政治也在道的追尋過程間，肩負起滌除周文的功能。

政治在滌除典章的過程，道肯定了人性回歸復根的圓滿可能性；所以，政治的滌除有了道的功能，呈顯出道之第四義的圓善性。但是，人性的回歸復根沒有制度作為依恃。人的感情、文化、道德、民族、國家等之社群認同掛空，人的生命將飄浮不定，又如何歸根呢？這是道與政治之際缺陷的地方。

總結上述，道與政治的牽連互動最為圓滿的是，道的自然無為本質，人的無知無欲天性，構成了超越又內在的關係。人具有自由的意志，可以昇華也可以沈淪；所以，道並不構成絕對命令的統御形式，豁除了天命極權統治的危機。相對的，道的創生是不生之生，偏向既客觀實有又涵主觀境界的傾向；因此，道與德消弭了壓迫的焦慮、天人的緊張，自亦解除神權政治的幽危。筆者認為，道之第四義的精諦結合不生之生的主觀境界說，當是道與政治互動最理想的論釋模式。

老子為了圓成道與德的連結，但不可避免的是德的失落與沈淪，異化成扭曲的結構叢結，只好委諸於聖人的無為之治。老子論述下的聖人，需是神人、至人、真人，才能夠在有、無之間游動，並創造出玄之又玄眾生之門的人物。道境的人物在現實中是否存在呢？德既然會滑落掉陷，聖人又豈能豁免於人性的昇降呢？因此，若聖人既無法貞定道的無為之治的場域，老子聖人之治的圓滿便出現了裂口。

註：

- (1) 胡適之，《中國古代哲學史》，頁四～九。
- (2) 徐復觀，《中國人性論史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九四年，頁三二八。
- (3) 牟宗三，《中國哲學十九講》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頁一三〇～一三一。
- (4) 參閱唐君毅，《中國哲學原論—導論篇》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七十五年。
- (5) 唐君毅，《哲學概論（下）》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七十四年，頁四八八～四九二。
- (6) 牟宗三，《中國哲學十九講》，頁一一二。
- (7) 蔡仁厚，《儒家心性之學論要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九年，頁六。
- (8) 牟宗三，《現象與物自身》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六十四年，頁四三九。
- (9) 唐君毅，《道德自我之建立》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六十二年，頁一七八～一七九。
- (10) 徐復觀，《中國人性論史（先秦篇）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九年，頁一九九～二〇〇。
- (11) 牟宗三，《名家與荀子》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一九七九年，頁二〇一～二〇三。
- (12) 唐君毅，《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（下冊）》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一九七五年，頁一六二。
- (13) 同註(10)，頁一六三～一六四。